

澳華新文苑

第1190期 (A)

歡迎來到巴別塔

——關於畫家沈嘉蔚的電影和巨作

千波

我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“文青”，後來陰差陽錯開始創業做生意，但又不願意放棄“文青”的愛好和稟性，於是乎在商人與文青之間來回橫跳。話說我在悉尼朱雀畫廊楊熹發畫展開幕式上見到了畫家沈嘉蔚，好久不見，嘉蔚告訴我，有一個關於他的紀錄片電影，正在Newtown的藝術影院Dendy 放映。

哦？這個我還沒看過呢！

那你可得抓緊，因為再過幾天就下線了，這其實已經延長了放映時間。嘉蔚說。

於是我趕在了電影的最後一場，看了這個歷時十二年才拍完的關於嘉蔚和王蘭的紀錄片“歡迎來到巴別塔”。電影時長一個半小時，從嘉蔚迎風坐在渡船上回家開始，一點一滴、來回穿插著記錄了嘉蔚和同是畫家的夫人王蘭，兩位迥然不同的藝術家的生平故事，家庭背景，創作經歷，以及他們在北大荒“上山下鄉”的特殊經歷。

電影的風格非常樸素寫實，也非常鬆馳，通過嘉蔚與王蘭的日常生活，娓娓道來的講述，以及好友的插敘，把嘉蔚從中國到澳洲的幾個主要創作轉折點，清晰地展現了出來，並且圍繞突出了一個主題，就是嘉蔚決心創作他的鴻篇巨作——“巴別塔”的歷程。

畫家分很多種，好比戲劇分很多形式一樣，嘉蔚的定位從來都很明確，他是一位歷史學者型畫家。也就是說，他用古典肖像油畫手法，著重表現歷史人物，呈現對歷史、社會、文化特別是人類現代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運動——共產主義運動的思考。這麼說好像有點抽象複雜，簡單粗暴地說，就是有的畫家的畫進美術館，有的進商業畫廊，而嘉蔚的畫，最終目的地則是博物館。

換句話說，也可以按我們文學的形式來表達，嘉蔚的“巴別塔”好比是一部四大本長篇小說，鴻篇巨著。雖然是四幅直觀的大畫——包括國際歌、古拉格、薩圖爾諾斯、烏托邦四個部分，但是如果你想仔細認真地看完看懂，沒有十天半個月，怕是不行。嘉蔚畫完這部“長篇巨著”，也的確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，並且為了這部巨作，還建起了一整座新房子——嘉蔚的Bundeena “城堡”，我願稱之為“巴別塔城堡”。

巴別塔這個名字來自聖經，意思是人類想建造的通天塔。“巴別塔”畫作系列共有四幅巨畫，是畫家沈嘉蔚對人類歷史上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思。我同意“歡迎來到巴別塔”紀錄片裡，嘉蔚說的一句總結性的話，就是它本來是一個美好的烏托邦理想，卻以古拉格勞改營的悲劇終結，用最好的名義，做了最壞的事情。

“巴別塔”系列每幅畫高約七米，寬五六米，這麼巨大的四幅畫作，在哪兒畫，又放在哪兒呢？這可是個大問題。為

了“巴別塔”的“肉身”有地方創作並安放，嘉蔚、王蘭經歷了非同尋常的故事。

這要從嘉蔚早年在中國創作的大幅宣傳油畫“為偉大祖國站崗”說起。這幅畫是嘉蔚在北大荒插隊時，從中蘇邊境的瞭望哨得到的靈感，它在展出之後得到巨大反響，按現在的話說就是“爆火”了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嘉蔚隨著第一批老留學生來到澳洲。為了謀生，他先是跟隨其他畫家，在悉尼環形碼頭給遊客畫像，後來他參加了澳洲阿基鮑德尚像畫比賽，入圍得到了主流媒體的關注，得到了畫名人肖像的機會。這其中包括從澳洲走出去的丹麥瑪麗王妃，也因為畫宗教人物得到了當時的教皇的接見。是金子就不會被埋沒，這句話在嘉蔚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證。沈嘉蔚的名氣越來越大，終於結束了街頭畫像生涯，在藝術家聚集的Bundeena 村買了一個樸實的兩層別墅。

這個別墅對當年的老留學生們來說，可稱是“豪宅”了，它是我們文青周末聚會、郊游的好去處。最多的時候，我們十好幾號畫家、作家、音樂家、“侃家”們都擠在那裡過夜。嘉蔚的夫人，畫家王蘭很熱情好客，她也曾在北大荒插過隊，很樸實。記得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問王蘭借“睫毛夾”，王蘭說，這是什麼東西？聞所未聞呀！

話扯遠了趕緊拉回來。時光荏苒，中國經濟開始起飛，當年不少北大荒插隊青年，搖身一變成了企業家巨富。嘉蔚的“為偉大祖國站崗”油畫，被朋友畫家從蒙塵的某個倉庫裡搶救了出來，在北京佳士得拍賣行拍出了一百萬美金的高價！

有了這筆“橫財”，“巴別塔”不再是烏托邦夢想，嘉蔚、王蘭在離舊別墅二百米的地方，看中了一塊空地，用多年積累的所有積蓄，專門為“巴別塔”請建築師建一座新房子。新房目的功能明確，一半畫室，一半住宅，因為層高太高，樓梯太多，兩位畫家年紀越來越大，還專門建了一個室內電梯。新房子原本計劃一年建成，結果以拖拖拉拉的澳洲速度，用了四年才完工。“巴別塔”畫作也在建房前後及過程中，花費幾年時間終於完成了。

如今我站在“巴別塔城堡”裡，“巴別塔”肉身前，仰望著這四幅頂天立地的巨畫，心裡是很震撼的。嘉蔚在電影中說，他覺得完成了這個“巴別塔”，他就可以“瞑目”了，他並會與“巴別塔”一起長存歷史中。

我覺得說“瞑目”還太早，希望兩位畫家像王蘭的老兵父親一樣，長命百歲。但是我同意嘉蔚，也同意澳洲著名藝術評論家John McDonald所言，這些作品將是永垂藝術史的偉大作品。能親眼目睹見證“巴別塔”，是我的榮幸。



■沈嘉蔚在他的巨作《巴別塔》前沉思（何與懷攝影）

玉佛的哭泣

沈志敏

產黨藏在工會裡的書記。後來罷工受到當局鎮壓，紅衣女工被押進紅色囚車，是吃官司還是

我的老家嵯縣自古歸紹興府，卻是個山多田少的窮地方。紹興出讀書

人和師爺。嵯縣卻出了兩類女人，唱越劇和做娘姨的。老叔小名阿慶，當然是個男的，我就叫他阿慶叔。

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，他才十四歲，從一個窮山村裡出發，跟隨鄉親去上海找活路。月光黯淡，一群人下山，剛走上大路，前面手電筒光大亮，一隊東洋兵攔在前面。那時候日本軍隊已經佔領了大半个中國。

在人群後面的民生拉著阿慶鑽進路邊的蘆葦叢中。民生比阿慶大三歲，也比阿慶機智活絡。直到蟋蟀大叫，他倆才鑽出蘆葦叢。東洋兵和鄉民都沒有了蹤影。

民生對阿慶說：“我倆沒有被抓去，是菩薩保佑。”事因天黑前，大家走到村口，他倆還要踏進破廟拜幾下菩薩，村人在廟外催他倆快走。“臨時抱佛腳”。阿慶抹著眼淚說。

後來才知道，這群山里人因為還沒有領到日本人發放的所謂“良民證”，都被拉去修碉堡挖壕溝，做苦力一年多才被釋放。

路途艱辛，幾百里路，民生和阿慶走到嘉興，拿出幾塊銅板購買車票，坐棚屋列車到達上海。

阿慶因為識得幾個字，終於在戈登路康腦脫路（後來這兩條路改名為江寧路長壽路）拐彎處的一家小書店裡“學生意”，三年學徒，沒工資，包吃住。晚上打樣，上好門板，阿慶就睡在櫃台下面。

清晨起來，阿慶第一件事並不是打開門板，而是在後門外生爐子，點燃柴火，燃紅煤球。隔壁照像店學生意的小毛也拎著爐子出來，兩個煤球爐子煙霧瀰漫，啪啪打著扇子，你一句我一句，“在戈登路安遠路有一個你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大廟”。小毛驕傲地告訴阿慶。

第一次阿慶跟著小毛去觀看，站在高大莊嚴的玉佛寺廟門前，咧開嘴瞪大眼睛。後來，他自己也去過幾次，帶著事先準備好的幾支香，每去一次後，他臉上似乎會添幾分紅光。

安遠路那邊有不少日本人居住的小洋房，有一個日本浪人死在一條陰水溝裡。有人說是軍統地下分子所幹，有人說是杜月笙手下人幹的，也有人說是日本浪人喝酒醉倒摔在溝裡，活該。日本憲兵到處搜查，亂抓中國人。阿慶心裡真是急了，每晚在櫃台下為那些被抓的中國人祈禱。他在玉佛寺裡有一個獨特的感受，同是釋迦牟尼，樓上那尊躺著的玉佛好像比大雄寶殿的大佛像更接近人間煙火，“此時此地，玉佛大概更有法力”，這是他的胡思亂想。於是他就把每晚的祈禱詞改成“玉佛保佑！”

幾個月後查不出真相，日本憲兵只能放人，被放者都受過皮肉拷打。

當時蘇州河那邊還有許多農田，集貿市場上的米價也便宜。阿慶被老板叫去買米。沿著戈登路走到過河的造幣廠橋，大木橋上有一個東洋兵的崗亭，經過那兒的人必須給東洋兵鞠躬敬禮。東洋兵瞧見誰不順眼，就借口檢查用刺刀扎破那人的米袋，黃糙米流一地。阿慶每次購米回來走過橋時，嘴裡都在念“玉佛保佑”，腿腳哆嗦。幸好他一次也沒有被扎破米袋。小毛說他長相清秀，不礙眼。他心裡感謝菩薩。

二

阿慶走到橋南，經常望一眼那個制造錢幣的工廠。

他終於從徒弟出師，領到兩塊銀元的工資。那個時候，東洋兵已被趕出中國。

大上海應該安定了吧？不然。

康定路口的巡捕房裡抓人的紅色囚車進進出出，被稱為飛行堡壘。蘇州河沿岸有富強面粉廠、申新紡織廠等許多工廠，常有工人鬧罷工。阿慶聽小毛說，紡織廠裡有一個紅衣女工鬧得最凶，她是共

吃了子彈都沒有下文。

飛行堡壘一天到晚在戈登路上飛馳，發出恐怖的尖叫。阿慶就想，玉佛寺樓上的玉佛肯定能聽到尖叫，一天天一年年，佛眼也一定看到了這混亂不堪的世道。於是阿慶天天晚上為那些被抓的工人祈禱，當然也包括那位紅衣女工，這是阿慶第一次知道的離開不遠的共產黨人。

1949年天翻地覆後，政權易幟，天下該太平了吧？

開始阿慶也是這樣認為的。他因為識一些字，又看過幾本書，還在書店裡練寫毛筆，幫人代寫書信。於是乎，阿慶被江寧區的共青團組織看上，被認為有文化的進步青年。讓他去寫黑板報，他的黑板報從江寧路沿著蘇州河寫到工廠區，宣傳新社會新氣象。不久，阿慶被聘用到區委會下的一個部門工作，他不再拿書店老板的幾塊銀元了，改領人民幣工資，成了政府公務員。

那個時候，玉佛寺的香火冷清了，新社會說廟宇都是封建迷信。阿慶不這麼認為，但心裡卻惶惶不安，有組織的人再也不敢去燒香拜佛。

天意難料，組織上安排阿慶的兩條腿又一次跨進玉佛寺，他成了三反工作組人員。“三反運動”開始了，廟宇內偌大的空間能為革命運動所用。所謂“三反”，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，是針對革命組織內部。

於是廟堂內，整天都是審訊者和被審人員的大呼小叫：“你到底貪污了幾次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，我思想動搖，也就拿了一次錢，慚愧慚愧。”

“據革命群眾揭發，你至少拿了八次錢。拆拿（滬語罵人），還不老實，給我跪下！”

當然不是給菩薩下跪，而是給黨和組織跪下。

廟堂裡每天被帶來一批一批的三反分子，當天審訊不完，就被隔離到各個小屋裡。半夜，各間小屋裡不斷傳出各種夢囈胡話哀嘆哭泣。十幾個和尚都被趕到偏房去，他們只能細聲念經。審訊人員睡在大堂裡，身下一層厚稻草，身上一層薄棉被，也算是艱苦樸素。這一切都在菩薩默默的眼光下面。

阿慶是主審員邊上的記錄員，那天被送來的審查對象竟然是民生。當年他倆逃脫東洋兵的電筒光，一起來上海，以後各奔東西。民生比他進步快，已經入了黨做了小官，在一家大廠裡開展革命工作，瘦臉變得肥頭大耳朵。區委接到舉報，有人揭發民生從老板那裡拿了不少錢，替老板偷稅漏稅開方便之門。這不也被送到廟裡，誰也逃不過組織的法眼。

主審員對民生吆五喝六，民生百般抵賴，雖然廟裡沒有施行嚴刑拷打，但是罰站罰跪是每個受審者必過的程序，最重的就是刮鼻子。主審員讓阿慶上去刮民生的鼻子，阿慶到了民生的臉前，卻下不了手。民生輕聲說：“你多刮我幾下鼻子，少寫幾筆。”

民生的鼻子被刮紅了，阿慶給他偷偷漏寫了幾筆。阿慶想好了，會說自己筆頭太慢。阿慶又看見民生趁主審員去廁所之時，轉過身子，對著菩薩連連跪拜。看來這個黨員內心深處還是認為拜菩薩靠譜，跪拜組織沒用。

這一夜阿慶睡在菩薩腳下，感覺渾身不自在，夢裡寺廟怎麼會變成康定路上的老巡捕房，自己也被抓了進去，半夜嚇出了一身冷汗。不久，佛教協會向上反映到政府高層，“怎麼可以把上海著名的玉佛寺搞成提籃橋監獄？”這話太刺耳，工作組從廟裡撤出來。

（未完。本文榮獲第14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。）